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經濟類編卷六十三

詳校官中書臣瞿　照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　琪

校對官學正臣翁樹棠

謄録監生臣龔　界

經濟類編卷六十三

明 馮琦馮瑗 撰

武功類九

攻守

墨子非攻篇 今有一人入人園圃竊其桃李衆聞則非之上為政者得則罰之此何也以虧人自利也至攘人犬豕雞豚者其不義又甚入人園圃竊桃李是何故

也以虧人愈多其不仁兹甚罪益厚至入人欄廏取人馬牛者其不仁義又甚攘人犬豕雞豚此何故也以其虧人愈多茍虧人愈多其不仁兹甚罪益厚至殺不辜人也地其衣裘取戈劒者其不義又甚入人欄廏取人馬牛此何故也以其虧人愈多茍虧人愈多其不仁兹甚矣罪益厚當此天下君子皆知而非之謂之不義今至大為攻國則弗知非從而譽之謂之義此可謂知義與不義之別乎殺一人謂之不義必有一死罪矣若以

此說往殺十人十重不義必有十死罪矣殺百人百重不義必有百死罪矣當此天下之君子皆知而非之謂之不義今至大為不義攻國則弗之而非從而譽之謂之義情不知其不義也故書其言以遺後世若知其不義也夫奚說書其不義以遺後世哉今有人於此少見黑曰黑多見黑曰白則以此人不知黑白之辯矣少嘗苦曰苦多嘗苦曰甘則必以此人為不知甘苦之辯矣今小為非則知而非之大為非攻國則不知而非從而

譽之謂之義此可謂知義與不義之辨乎是以知天下之君子也辯義與不義之亂也　今天下之所譽善者其説將何為其上中天之利而中中鬼之利而下中人之利故譽之譽意亡非為其上中天之利而中中鬼之利而下中人之利故譽之與雖使下之愚人必曰將為其上中天之利而中中鬼之利而下中人之利故譽之今天下之所同義者聖王之法也今天下之諸侯將猶多皆免攻伐并兼則是有譽義之名而不察其實也此

譬猶盲者之與人同命白黑之名而不能分其物也則豈謂有別哉是故古之知者之為天下度也必順慮其義而後為之行是以動則不疑速通成得其所欲而順天鬼百姓之利則知者之道也是故古之仁人有天下者必反大國之說一天下之和總四海之內焉率天下之百姓以農臣事上帝山川鬼神利人多功故又大是以天賞之鬼富之人譽之使貴為天子富有天下名參乎天地至今不廢此則知者之道也先王之所以有天

下者也今王公大人天下之諸侯則不然將必皆差論其爪牙之士皆列其舟車之卒伍於此為堅甲利兵以往攻伐無罪之國入其國家邊境芟刈其禾稼斬其樹木墮其城郭以湮其溝池攘殺其牲牷燔潰其祖廟勁殺其萬民覆其老弱遷其重器卒進而柱乎鬬曰死命為上多殺次之身傷者為下又况先列北橈乎哉罪死無赦以譂其衆夫無兼國覆軍賊虐萬民以亂聖人之緒意將以為利天乎夫取天之人以攻天之邑此刺殺

天民剥振神之位傾覆社稷攘殺其犧牲則此上不中
天之利矣意將以為利鬼乎夫利之神滅鬼神之主廢
滅先王賊虐萬民百姓離散則此中不中鬼之利矣意
將以為利人乎夫殺之人為利人也博矣又計其費此
為周生之本竭天下百姓之財用不可勝數也則此下
不中人之利矣今夫師者之相為不利者也曰將不勇
士不分兵不利教不習師不衆卒不利和威不圉害之
不久爭之不疾孫之不强植心不堅與國諸侯疑與國

諸侯疑則敵生慮而意羸矣偏具此物而致從事焉則是國家失卒而百姓易務也今不嘗觀其說好攻伐之國若使中興師君子庶人也必且數千徒倍十萬然後足以師而動矣久者數歲速者數月是上不暇聽治士不暇治其官府農夫不暇稼穡婦人不暇紡績織紝則是國家失卒而百姓易務也然而又與其車馬之罷弊也幔幙帷蓋三軍之用甲兵之備五分而得其一則猶為序疏矣然而又與其散亡道路道路遼遠糧食不繼

傒食飲之時廁役以此饑寒凍餒疾病而轉死溝壑中者不可勝計也此其為不利于人也天下之害厚矣而王公大人樂而行之則此樂賊滅天下之萬民也豈不悖哉今天下好戰之國齊晉楚越若使此四國者得意於天下此皆十倍其國之衆而未能食其地也是人不足而地有餘也今又以爭地之故而反相賊也然則是虧不足而重有餘也今還夫好攻伐之君又飾其說以非子墨子曰以攻罰之為不義非利物與昔者禹征有

苗湯伐桀武王伐紂此皆立為聖王是何故也子墨子曰子未察吾言之類未明其故者也彼非所謂攻謂誅也昔者有三苗大亂天命殛之日妖宵出雨血三朝龍生廟犬哭乎市夏氷地坼及泉五穀變化民乃大振高陽乃命玄宮禹親把天之瑞令以征有苗四電誘祇有神人面鳥身若瑾以侍搤矢有苗之祥苗師大亂后乃遂幾禹既已克有三苗焉磨為山川别物上下卿制大極而神民不違天下乃静則此禹之所以征有苗也還

至乎夏王桀天有牿命日月不時寒暑雜至五穀焦死鬼呼國鶴鳴十夕餘乃命湯於鑣宫用受夏之大命夏德大亂予既卒其命於天矣往而誅之必使汝堪之湯焉敢奉率其衆是以鄉有夏之境帝乃使隂暴毁有夏之城少少有神來告曰夏德大亂往攻之予必使汝大堪之予既受命於天天命融隆火于夏之城閒西北之隅湯奉桀衆以克有屬諸侯於薄薦章天命通于四方而天下諸侯莫敢不賓服則此湯之所以誅桀也還至

乎商王紂天不序其德祀用失時兼夜中十日雨土于薄九鼎遷止婦妖宵出有鬼宵吟有女為男天雨肉棘生乎國道王凡自縱也赤鳥銜珪降周之岐社曰天命周文王伐殷有國泰顛來賓河出綠圖地出乘黃武王踐功夢見三神于既沉漬殷紂于酒德矣往攻之予必使汝大堪之武王乃攻狂夫反商之周天賜武王黃鳥之旗王既已克殷成帝之來分主諸神祀紂先王通維四夷而天下莫不賓焉襲湯之緒此即武王之所以誅

紂也若以此三聖王者觀之則非所謂攻所謂誅也則夫好攻伐之君又飾其說以非子墨子曰子以攻伐為不義非利物與昔者楚熊麗始討此睢山之間越王緊虧出自有遽始邦於越唐叔與呂尚邦齊晉此皆地方數百里今以并國之故四分天下而有之是故何也子墨子曰子未察吾言之類未明其故者也古者天子之始封諸侯也萬有餘今以并國之故萬國有餘皆滅而四國獨立此譬猶醫之藥萬有餘人而四人愈也則不可謂良

醫矣則夫好攻伐之君又飾其說曰我非以金玉子女壤地為不足也我欲以義名立於天下以德來諸侯也子墨子曰今若有能以義名立於天下以德來諸侯者天下之服可立而待也夫天下處攻伐久矣譬若傅子之為馬然今若有能信効先利天下諸侯者大國之不義也則同憂之大國之攻小國也則同救之小國城郭之不全也必使修之布粟之絶則委之幣帛不足則共之以此効大國則小國之君說人勞我逸則我甲兵强

寛以惠緩易急民必移易攻伐以治我國攻必倍量我師舉之費以諍諸侯之斃則必可得而序利焉督以正義其名必務寛吾衆信吾師以此授諸侯之師則天下無敵矣其為下不可勝數也此天下之利而王公大人不知而用則此可謂不知利天下之巨務矣是故子墨子曰今且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子中情將欲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當若繁為攻伐此實天下之巨害也今欲為仁義求為上士上欲中聖王之道下欲中國

家百姓之利故當若非攻之為説而將不可察者此也

公輸　公輸盤為楚造雲梯之械成將以攻宋子墨子聞之起於齊行十日十夜而至於郢見公輸盤公輸盤曰夫子何命焉為子墨子曰北方有侮臣願藉子殺之公輸盤不説子墨子曰請獻十金公輸盤曰吾義固不殺人子墨子起再拜曰請説之吾從北方聞子為梯將以攻宋宋何罪之有荆國有餘於地而不足於民殺所不足而争所有餘不可謂智宋無罪而攻之不可謂仁知而不

爭不可謂忠爭而不得不可謂强義不殺少而殺衆不可謂知類公輸盤服子墨子曰然乎不已乎公輸盤曰不可吾既已言之王矣子墨子曰胡不見我於王公輸盤曰諾子墨子見王曰今有人於此舍其文軒鄰有短褐而欲竊之舍其粱肉鄰有糠糟而欲竊之此為何若人王曰必為竊疾矣子墨子曰荆之地方五千里此猶文軒之與敝轝也荆有雲夢犀兕麋鹿滿之江漢之魚鼈黿鼉為天下富宋所為無雉兔狐狸者也此猶粱肉

之與糠糟也荆有長松文梓楩柟豫章宋無長木此猶錦繡之與短褐也臣以三事之攻宋也為與此同類王曰善哉雖然公輸盤為我為雲梯必取宋於是見公輸盤子墨子解帶為城以牒為械公輸盤九設攻城之機變子墨子九距之公輸盤之攻械盡子墨子之守圉有餘公輸盤詘而曰吾知所以距子矣吾不言子墨子亦曰吾知子所以距我吾不言楚王問其故子墨子曰公輸子之意不過欲殺臣殺臣宋莫能守可攻也然臣之

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圉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雖殺臣不能絶也王曰善哉吾請無攻宋矣子墨子歸過宋天雨庇其閭中守閭者不内也故曰治於神者衆人不知其功爭於明者衆人知之

備城門　禽滑釐問於子墨子曰由聖人之言鳯鳥之不出諸侯畔殷周之國甲兵方起於天下大攻小強執弱吾欲守小國為之柰何子墨子曰何攻之守禽滑釐對曰今之世常所以攻者臨鉤衝梯堙水穴突空洞蟻

傳轒轀軒車服問守此十二家柰何子墨子曰我城池修守器具推粟足上下相親又得四隣諸侯之救此所以持也且守者雖善則若不可以守也若君用之守者又必能乎守者不能而君用之則猶若不可以守也然則守者必善而君尊用之然後可以守也故凡守城之法備城門為縣沉機長二丈廣八尺為之兩相如閅扇數令相接三寸施士扇上無過二寸塹中深丈五廣比扇塹長以力為度塹之末為之縣可容一人所容至諸

門戶皆令鑿而幕孔孜之各為二幕二一鑿而繫繩長四尺救車火為烟矢射火城門上鑿扇上為棧塗之持水麻升草盆救之門扇薄植皆鑿半尺一寸一涿弋弋長二寸見一寸相去七寸厚塗之以備火城門上所鑿以救門火者各一垂水火三石以上小大相雜門植關必環錮以錮金若鐵鍱之門關再重鍱之以鐵必堅梳關關二尺梳關一莧封以守印時令人行貌封及視關人桓淺深門者皆無得挾谷斤鑿鋸椎城上三步一渠

渠立程丈三尺冠長十尺辟長六尺二步一荅廣九尺
袤十二尺二步置連挺長斧長椎各一物槍二十枚周
置二步中二步一木弩必射五十步以上及多為矢節
毋以竹箭楛趙㨋榆可蓋求齊鐵夫播以射衝及櫳樅
二步積石石重中鈞以上者五百枚毋百以亢疾犁壁皆
可善方二步積苙大一圍長丈二十枚五步一罌盛水
有奚奚大蠡容一斗五步積狗屍五百枚狗屍長三尺
喪以弟兌亦端堅約弋十步積摶大二圍以上長八尺

者二十枚二十五步一竈有鐵鐕容石以上者一戒以為湯及持沙毋下千石三十步置坐候樓樓出於堞四尺廣三尺廣四尺板周三面密傅之夏蓋亦上五十步一藉車必為鐵纂五十步一井屏周垣之高八尺五十步一方方尚必為關籥守之五十步積薪毋下三百石善蒙塗毋令外火能傷也百步一櫳樅起地高五丈三層下廣前面八尺後十三尺亦上稱議衰殺之百步一木樓樓廣前面九尺高七尺樓軔居坫出城十二尺百

步再再十壅以木為繋連水器容四斗到六什者百百步一積雜秆大二圍以上者五十枚百步為櫓櫓廣四尺高八尺為衝術百步為幽贖廣三尺高四尺者千二百步一立樓城中廣二丈五尺二長二丈出樞五尺城上廣三步到四步乃可以為使鬭俾倪廣三尺高二尺五寸陛高二尺五廣長各三尺遠唐各六尺城上四隅童異高五尺四尉舍焉城上七尺一渠長丈五貍三尺去堞五寸夫長丈二尺臂長六尺半植一鑿内後長五

寸夫雨鑿渠夫前端下堞四寸而適貍渠鑿坎覆以瓦

冬日以馬夫寒皆待命若以瓦為坎城上千步一表長

丈棄水者操表搖之五五十步一廁與下同圂之廁者

不得操城上三十步一藉車當隊者不用城上五十步

一道陛高二尺五寸長十步城上五十步一樓杋杋勇

勇必重士樓百步一外門發樓左右渠之為樓加藉幕

棧上出之以救外城上皆毋得有室若也可依匿者盡

除去之城下州道内百步一積藉毋下三千石以上善

塗之城上十人一什長屬一吏士一帛尉百步一亭高垣丈四尺厚四尺為閨門兩扇令各可以自閉亭尉尉必取有序忠信可任事者二舍共一井爨灰糠粃杯馬夫皆謹收藏之城上之備渠譫藉車行棧行樓到頡皐連梃長斧長椎長兹距飛衝縣抋屈樓五十步一堞下為爵穴三尺而一為薪皐二圍長四尺半必有潔瓦石重二升以上上城上涉五十步一積竈置鐵錯焉與涉同處木大二圍長丈二尺以上善耿卞本名曰長從五

十步三十木橋長三丈毋下五十後使辛急為壘壁以葢瓦後之用瓦木罌容十升以上者五十步而十盛水且用之五十二者十步而二城四面四隅皆為高磨𢋼使重室子居亓上候適視亓能狀與亓進左右所移處失候斬適人為內而來我亟使穴師選本匝而穴之為之且內弩以應之民室杵木瓦石可以葢城之備者葢上之不從令者斬昔築七尺一居屬五步一壘五築有鋤長斧柄長八尺十步一長鎌柄長八尺十步一鬭

長椎柄長六尺頭長尺斧亦兩端三步一凡守圍城之法厚以高壕也深以廣樓撕循守備繕利薪食足以交三月以上人衆以選吏尺和大臣有功勞於上者多主信以義萬民樂之無窮不然父母墳墓在焉不然山林草澤之饒足利不然地形之難攻而易守也不然則有深怨於適而有大功於上不然則賞明可信而罰嚴足畏也城下里中家人各葆亦左右前後如城上城小人衆葆離鄉老弱國中及也大城寇至度必攻主人先削

城編唯勿燒寇在城下時換吏卒署而毋換亦養毋

得上城寇在城下收諸盆甕耕積之城下百步一積積

五百城門内不得有室為周官桓吏四尺為倪行棧内

閈二闗一堞除城場外去池百步墻垣樹木小大盡壞

代除去之寇所從來若眖道傒近若城場皆為扈樓立

竹箭天中守堂下為大樓高臨城堂下周散道中應客

客待見時召三老左葆官中者與計事得為之奈何子

墨子曰問穴士之守邪備穴者城内為高樓以謹此十

四者具則民亦不宜上矣然後城可守十四者無一則雖善者不能守矣守法五十步丈夫十人丁女二十人老小十人計之五十步四百人城下樓本率一步一人二十步二十人城小大以此率之乃足以守圍宕馮面而蛾傳之主人則先之知主人利客適客攻以遂十萬物之衆攻無過四隊者上術廣五百步中術三百步下術五十步諸不盡百五步者主人利而客病廣五百步之隊大夫千人丁女子二千人老小千人凡千人而足

以應之此守術之數也使老小不事者守於城上不當術者城持出必為明填令吏民皆智知之從一人百人以上持出不操填章從人非亦故人乃亦稹章也千人之將以上止之勿令得行行及吏卒從之皆斬具以聞於上此守城之重禁之夫姦之所生也不可不審也候望適人適人為變築垣聚土非常者若彭有水濁非常者此穴土也急壍城內內亦土直之穿井城內五步一井傳城足高地丈五尺地得泉三尺而止令陶者為罌

谷四十斗以上固順之以薄輅革置井中使聰耳者伏罌而聽之審知穴之所在鑿内迎之令陶者為月明長二尺五寸六圍中判之合而施之内中偃一覆一柱之外善周塗亦傅柱者勿燒柱者勿燒柱善塗亦實際勿令泄兩旁皆如此與内俱前下迫地置康若疾亦中勿滿疾康長五竇左右俱雜相如也穴内口為竈令如窯令容七八員艾左右竇皆如此竈用四橐穴且愚以頡皋衝之疾鼓橐熏之必令明翟橐事者勿令離竈口連版以

穴高下廣陜為度令穴者與版俱前鑿亦版令容予參
分亦疏數令可以救竇穴則遇以攸當之以予救竇勿
令塞竇竇竇則塞弓版而郄過一竇而塞之鑿亦竇通亦
烟烟通疾鼓橐以熏之徒穴內聽穴左右急絕亦前勿
令得行若集客穴塞之以柴塗令無可燒板也然則內
士之攻敗矣斬艾與此長尺乃置窯竈中先壘窯壁迎
穴為連鑿井傳城足三丈一視外之廣陜而為鑿井慎
勿失城甲內高從內難鑿井城上為三四井內新斷井

中伏而聽之審之知穴之所在穴而迎之穴且遇爲頡皐必以堅杖爲夫以利斧施之命有力者三人用頡皐衝之灌以不潔十餘石趣狀此井中置艾亦上七分盆葢井口毋令烟上泄旁亦橐口疾鼓之以車輪轀一束樵梁麻索塗中以束之鐵鎖縣正當穴內口鐵鎖長三丈端環一端鉤備穴高七尺五寸廣柱間也尺二尺一柱柱下傅爲二柱共一員十一兩柱同質橫員士柱大二圍半必固亦員士無柱與柱交者穴二窯皆爲穴月

屋為置吏舍人各一人必置水塞穴門以車兩走為藟
塗亦上以穴高下廣陜為度令人穴中四五尺維置之
當内者客争伏門轉而塞之為窯各三員艾者令一窔
人伏付窔一旁以二橐守之勿離内矛以鐵長四尺半
大如鐵服說即刃之二矛内去竇尺邪鑿之上穴當心
亦矛長七尺穴中為環利率穴二鑿井城上俟亦身井
且通居版上而鑿亦一徧已而移版鑿一徧頡皋為兩
夫而旁貍亦植而敷鉤亦兩端諸作穴者五十人男女

相半城上為爵穴下堞三尺廣亦外五步一爵穴大容苴高者六尺下者三尺疏數自適為之塞外塹去格七尺為縣梁城筵陜不可塹者勿塹城上三十步一聾竈入壇苣長五節冠在城下聞鼓音燔苣復鼓内苣爵穴中照外諸藉車皆鐵什藉車之柱長丈七尺亦貍者四尺夫長三丈以上至三丈五尺馬頰長二尺八寸試藉車之力而為之困失四分之三在上藉車夫長三尺四二三在上馬頰在三分中馬頰長二尺八寸夫長二十

四尺以下不用治困以大車輪藉車桓長丈二尺半諸藉車皆鐵什復車者在之窓闉池來為作水甬深四尺堅慕貍之十尺一覆以月而待令以木大圍長二尺四分而早鑿之置炭火亦中而合慕之而以藉車投之為疾犁投長二尺五寸大二圍以上涿代代長七寸我間六寸剡亦末狗走廣七寸長尺八寸蚤長四寸大耳施之子墨子曰守城之法必數城中之目十人之所舉為十挈五人之所舉為五挈凡輕重以挈為人數為薪樵

挈壯者有挈者弱有挈皆稱亦任凡挈輕重所為吏人各得亦任城中無食則為大殺去城門五步大塹之高地三丈下地至施賊亦中上為發梁而機巧之比傳薪土使可道行旁有溝壘毋可踰越而出佻且比適人遂人引機發梁適人可禽適人恐懼而有疑心因而離

備高臨　禽子再拜再拜曰敢問適人積土為高以臨吾城薪土俱上以為羊黔蒙櫓俱前遂屬之城兵弩俱上為之奈何子墨子曰羊黔者將之拙者也足以勞本

不足以害城守為臺城以臨羊黔左右出巨各二十尺
行城三十尺強弓之技機藉之奇器之然則羊黔之攻
敗矣備矣臨以連弩之車杖大方一方一尺長稱城之
薄厚兩軸三輪輪居筐中重下上筐左右旁二植左右
有衡植衡植左右皆圜內內徑四寸左右縛弩皆於植
以弦鉤弦至於大弦弩臂前後與筐齊筐高八尺弩軸
去下筐三尺五寸連弩機郭同銅一石三十斤引弦鹿
長奴筐大三圍半左右有鉤距方三寸輪厚尺二寸銅

距臂博尺四寸厚七寸長六尺横臂齊筐外蚤尺五寸有距傳六寸厚三寸長如筐有儀有詘勝可上下為武重一石以材大圍五寸矢長十尺以繩矢端如如戈射以磨鹿卷收矢高弩臂三尺用弩無數出人六十枚用小矢無留十人主此車遂具寇為高樓以射道城上以答羅矢

備梯　禽子再拜頓首願遂問守道曰敢問客衆而勇烟資吾池軍卒並進雲梯既施攻備已具武士又多爭

土吾城為之奈何子墨子曰問雲梯之邪雲梯者重器也亦動移甚難守為行城雜樓相見以環亦中以適廣狹為度環中藉幕毋廣亦處行城之法高城二十尺上加堞廣十尺左右出巨各二十尺高廣如行城之法為爵穴煇鼠施答亦外機衝錢城廣與隊等雜亦間以鐫劒持衝十人執劒五人皆以有力者令案目者視適以鼓發之夾而射之重而射披機藉之城上繁下矢石沙炭以雨之薪火水湯以濟之審賞行罰以靜為故從之

以急毋使生慮若此則雲梯之攻敗矣守為行堞堞高高六尺而一等施劒亦面以機發之衝至則去之不至則施之爵穴三尺而一蒺藜投必遂而立以車推引之裾城外去城十尺裾厚十尺伐裾小大盡本斷之以十尺為傳雜而深埋之堅築毋使可拔二十步一殺殺有一鬲鬲厚十尺殺有兩門門廣五尺裾門一施淺埋勿築令易拔城希裾門而直桀縣火四尺一鉤樴五步一竈門有鑪炭令適人盡入煇火燒門縣火次之出載而

立亦廣終隊兩載之間載之門一火皆立而持鼓而撚火即具發之適人除火而復攻縣火復下適人甚病故引兵而去則令吾死左右出穴門擊遺師令賁士主將皆聽城鼓之音而出又聽城鼓之音而入因素出兵施休夜半城上四面鼓譟適人必或有此必破軍殺將以白衣為服以號相得若也則雲梯之攻敗矣

備水　城内塹外周道廣八步備水謹度四旁高下城地中徧下令耳亦内及下地地深穿之令漏泉置則瓦

井中視外水深丈以上鑿城內水耳並船以為十臨臨三十人人擅弩計四有方必善以船為轀轒二十船為一隊選材士有力者三十人共船亦二十人人擅有方劒甲鞮瞀十人擅苗先養材士為異舍食以父母妻子以為質視水可决以臨轒轀决外隄城上為射㙸疾佐之

備突　城百步一突門突門各為窰竈竇入門四五尺為亦門上瓦屋毋令水潦能入門中吏主塞突門用車兩輪以木束之塗亦上維置突門內使度門廣狹令之

入門中四五尺置窯竈門旁為橐充竈狀柴艾寇即入下輔而塞之鼓橐而熏之

備穴　禽子曰敢問古人有善攻者穴土而入縛柱施火以壞吾城壞或中人大鋌前長尺蚤長五寸兩鋌交之置如平不如平不利兌亦兩末穴隊若衝隊必審如攻隊之廣狹而令邪穿亦穴令亦廣必夷客隊疏束樹木令足以為柴搏毋前面樹長丈七尺一以為外面以柴搏從橫施之外面以强塗毋令土漏令亦廣厚能任

三丈五尺之城以上以柴木土稍杜之以急為故前面之長短豫蚤接之令能任塗足以為堞善塗亦外令毋可燒拔也大城丈五為閨門廣四尺為郭門郭門在外為衡以兩木當門鑿亦木維敷上堞為斬縣梁酫穿斷城以板橋邪穿外以板次之倚殺如城報城內有傳壞因以內壞為外鑿亦閒深丈五尺室以樵可燒之以待適令耳屬城為再重樓下鑿城外堞內深丈五廣丈二樓若令耳皆令有力者主敵善射者主發佐皆廣矢治

裾櫡延堞高六尺部廣四尺皆為兵弩簡格轉射機機
長六尺狸一尺兩杖合而為之輼輼長二尺中鑿夫之
為道臂臂長至桓二十步一令善射之者佐一人皆勿
離城上百步一樓樓四植植皆為通舄下高丈上九尺
廣長各丈六尺皆為寧三十步一突九尺廣十尺高八
尺鑿廣三尺表二尺為寧城上為攢火夫長以城高下
為度置火亦未城上九尺一弩一戟一椎一斧一艾皆
積參石𦸶蒺藜渠長丈六尺夫長丈臂長六尺亦狸者三

尺樹渠毋堞堞三尺藉莫長八尺廣七尺亦木也廣五尺中藉苴為之橋索亦端適攻一令人下上之勿離城上二十步一藉車當隊者不用此數城上三十步一聾竈傳火者必以布麻什草盆十步一柄長八尺什大容二什以上到三十敵裕新布長六尺中拙柄長丈十步一必以大繩為箭城上十步一鈂水瓿容三石以上小大相雜盆蠡各二財為卒乾飯人二斗以備陰雨面使積燥處令使守為城內堞外行餐置器備殺沙礫鐵皆

為坏斗令陶者為薄瓶大容一斗以上至二斗即取用三秘合束堅為斗城上隔棧高二尺剡亦一末為閨門閨門兩扇令可以各自閉也救闉池者以火與爭鼓橐馮埴外内以柴為燔靈丁三丈一火耳施之十步一人居柴内弩弩半為狗犀者環之牆七步而一𡨋至吾城急非常也謹備穴穴疑有應𡨋急穴穴未得慎毋追凡殺以穴攻者二十步一置穴穴高十尺鑿十尺鑿如前步下三尺十步擁穴左右横行高廣各十尺殺俚兩甖深

平城置板亦上冊板以井聽五步一容用枱若松為穴
戶戶穴有兩蒺藜皆長極亦戶戶為環壘石外埻高七
尺加堞亦上勿為陛與石以縣陛上下出入具鑪橐橐
以牛皮鑪有兩缻以橋鼓之百十每亦熏四十什然炭
杜之滿鑪而蓋之毋令氣出適人疾近五百穴穴高若
下不至吾穴即以伯鑿而求通之穴中與適人遇則皆
團而毋逐且戰北以須鑪火之然也即去而入壅穴殺
有鼠竄為之戶及關籥獨順得往來行亦中穴壘之中

各一狗狗吠即有人也五十人攻內為傳士之口受參
約枲繩以牛亦下可提而與投已則穴七人守退壘之
中為大廡一藏穴具亦中難穴取城外池脣木月散之
什斬亦穴深到界難近穴為鐵鈇金與扶林長四尺財
自足客即穴亦穴而應之為鐵鉤鉅長四尺者財自足
穴徹以鉤客穴者為矩戟短弩虫矢自足穴徹以鬬以
金劒為難長五尺為銎木柲柲有慮枚以左客穴戒持
罌容三十斤以上埋穴中丈一以聽穴者聲為穴高八

尺廣善為傳置具全牛交槀皮及坫衛穴二蓋陳靃及艾穴徹熏之以斧金為斫杘長三尺衛穴四為壘衛穴四十屬四為斤斧鋸鑿钁財自足為鐵校衛穴四為中櫓高十丈半廣四尺為橫穴八櫓盖具槀枲財自足以燭穴中蓋持醯客即熏以救目救目分方鑿穴以盆盛醯置穴中大盆毋少四斗即熏以自臨醯上及以洒目

備蛾傳　禽子曰敢問敵人强弱遂以傅城後上先斷以為淦程斬城為基掘下為室前止不止後射既疾為

之柰何子墨子曰子問蛾傳之守邪蛾傳者將之忿者也守為行臨射之校機藉之擢之太氾迫之燒荅覆之沙石雨之然則蛾傳之攻敗矣備蛾傳為縣脾以木板厚二寸前後三尺旁廣五尺高五尺而折為下磨車轉徑尺六寸令一人操二丈四方刃其兩端居縣脾中以鐵璅敷縣二脾上衡為之機令有力四人下上之勿離施縣脾大數二十步一攻隊所在六步一為纍荅廣從丈各二尺以木為上衡以麻索大徧之深其索塗中為

鐵鏁鈎其兩端之縣客則蛾傅城燒荅以覆之連筳抄大皆救之以車兩走軸間廣大以圍犯之融其兩端以束輪徧徧塗其下室中以榆若蒸以棘為旁命曰火捽一曰傳湯以當隊客則乘隊燒傳湯斬維而下之令勇士隨而擊之以為勇士前行城上輒塞壞城城下足為下說鑱杙長五尺大圍半以上皆剡其末為五行行閒廣三尺狸三尺大耳樹之為連殳長五尺大十尺挺長二尺大六寸索長二尺椎柄長六尺首長尺五寸斧柄

長六尺刃必利皆䆃其一後荅廣丈二尺丈六尺垂前衡四寸兩端接尺相覆勿令魚鱗三著其後行中央木繩一長二丈六尺荅樓不會者以牒塞數暴乾荅爲格令風上下堞惡疑壞者先貍木十尺一枚一節壞斵植以押盧盧薄於木盧薄表八尺廣七寸經尺一數施一擊而下之爲上下釫而斵之經一鉤禾樓羅石縣荅植內毋植外杜格貍四尺高者十尺木長短相雜兌其上而外內厚塗之爲前行行棧縣荅隅爲樓樓必曲裏土

五步一毋其二十畾爵穴十尺一下壤三尺廣其外轉踊城上樓及散與池革盆若轉攻卒擊其後煖失治車革火凡殺蛾傳而攻者之法置薄城外去城十尺薄厚十尺伐操之法大小盡木斷之以十尺為斷離而深貍堅築之毋使可拔二十步一殺有壚厚十尺殺有兩門廣五步薄門板梯貍之築令易拔城上希薄門而置搗縣大四尺一椅五步一竈竈門有鑪炭傳令敵人盡入火燒門縣火次之載而立其廣終隊兩載之間一火皆

立而待鼓音而燃即俱發之敵人辟火而復攻縣火復下敵人甚病敵引哭而榆則令吾死士左右出穴門擊遺師令賁士主將皆聽城鼓之音而出又聽城鼓之音而入因素出兵將施伏夜半而城上四面鼓譟敵之必或破軍殺將以衣為服以號相得

迎敵祠　敵以東方來迎之東壇壇高八尺堂密八年八十者八人主祭青旗青神長八尺者八弩八八發而止將服必青其牲以雞敵以南方來迎之南壇壇高七

尺堂密七年七十者七人主祭赤旗赤神長七尺者七弩七七發而止將服必赤其牲以狗敵以西方來迎之西壇壇高九尺堂密九年九十者九人主祭白旗素神長九尺者九弩九九發而止將服必白其牲以羊敵以北方來迎之北壇壇高六尺堂密六年六十者六人主祭黑旗黑神長六尺者六弩六六發而止將服必黑其牲以彘從外宅諸名大祠靈巫或禱焉給禱牲凡望氣有大將氣有小將氣有往氣有來氣有敗氣

能得明此者可知成敗吉凶舉巫醫卜有所長具藥宮之善爲舍巫必近公社必敬神之巫卜以請守守獨智巫卜望之氣請而已其出入爲流言驚駭恐吏民謹微察之斷罪不赦望氣舍近守官牧賢大夫及有方技者若工弟之舉屠酤者置厨給事弟之凡守城之法縣師受事出葆循溝防築薦通塗修城百官共財百工即事司馬視城修卒伍設守門三人掌右閹二人掌左閹四人掌閉百甲坐之城止步一甲一戟其贊三人五步有

五長十步有什長百步有百長旁有大率中有大將皆有司吏卒長城上當階有司守之移中中處澤急而奏之士皆有職城之外矢之所遝壞其墻無以為客菌三十里之内薪蒸水皆入内狗彘豚雞食其宍斂其骸以為醢腹病者以起城之内薪蒸廬室矢之所還皆為之涂菌令命昏緯狗纂馬掔緯靜夜聞鼓聲而譟所以閹客之氣也所以固民之意也故時譟則民不疾矣祝史乃告於望四山川社稷先於戎乃退公素服誓于太廟

曰其人為不道不修義詳唯乃是王曰于必懐亡爾社稷滅爾百姓二參子尚夜自厦以勤寡人和心比力兼左右各死而守既誓公乃退食舍於中太廟之右祝史舍于社百官具御乃斗鼓于閤右置旂左置旌于隅練名射參發告勝五兵咸備乃下出俟升望我郊乃命鼓俄升役司馬射自門右蓬矢射之茅參發弓弩繼之校自門左先以揮木石繼之祝史宗人告社覆之以甑

旗幟　守城之法木為蒼旗火為赤旗薪樵為黃旗石

為白旗水為黑旗食為菌旗死士為倉英之旗竟士為雩旗多卒為雙兎之旗五尺男子為童旗女子為梯末之旗弩為狗旗戟為𦹃旗劒盾為羽旗車為龞旗騎為鳥旗凡所求索旗名不在書者皆以其形名為旗城上舉旗備具之官致財物之足而下旗凡守城之法後有積樵薪有積菅茅有積萑葦有積木有積炭有積沙有積松柏有積蓬艾有積麻脂有積金鐵有積粟米有積井竈有處重質有居五兵各有旗節各有辨法令各有

貞輕重分數各有請主慎道路者有經亭尉各為幟竿
長二丈五帛長丈五廣半幅者大寇傳攻前池外廉城
上當隊鼓三舉一幟到水中周鼓四舉二幟到藩鼓五
舉三幟到馮垣鼓六舉四幟到女垣鼓七舉五幟到六
城鼓八舉六幟乘六城半以上鼓無休夜以火如此數
寇郤解輙部幟如進數而無鼓城為隆長五十尺四面
四門將長四十尺其次三十尺其次二十五尺其次二
十尺其次十五尺高無下四十五尺城上吏卒置之背

卒於頭上城下吏卒置之眉在他於左眉中軍置之胸各一鼓中軍一三每鼓三十擊之諸有鼓之吏謹以次應之當應鼓而不應不當應而應鼓主者斬道廣三十步於城下夾階者各二其井置鐵甕於道之外為屏三十步而為之圜高丈為民圂垣高十二尺以上巷街周道者必為之門門二人守之非有信符勿行不從令者斬城中吏卒民男女皆衍異衣章徽令男女可知諸守牲格者三出却適守以令召賜食前予大旗署百戶邑

若他人財物建旗其署令皆明白知之曰某子旗牲格
内廣二十五步外廣十步表以地形為度靳卒中教解
前後左右卒勞者更休之
號令　安國之道道任地始地得其任則功成地不得
其任則勞而無功人亦為此備不先具者無以安主吏
卒民多心不一者皆在其將長諸行賞罰及有治者必
出於公王數使人行勞賜守邊城關塞備蠻夷之勞苦
者舉其守率之財用有餘不足地形之當守邊者其器

備常多者邊縣邑視其樹木惡則少用田不辟少食無大屋草蓋少用桑多財民好食為內牒內行棧置器備其上城上吏卒養皆為舍道內各當其隔部養什二人為符者曰養吏一人辯護諸門門者及有守禁者皆無令無事者得稽留心其旁不從令者戮敵人但至千丈之城必郭迎之主人利不盡千丈者勿迎也視敵之居曲衆少而應之此守城之大體也其不在此中者皆心術與人事參之凡守城者以亟傷敵為上其延日持久

以待救之至明於守者也不能此乃能守城守城之法
敵去邑百里以上城將如令盡召五官及百長以富人
重室之親舍之官符謹令信人守衛之謹密為故乃傳
城守城將營無下三百人四面四門之將必選擇之有
功勞之臣及死事之後重者從卒各百人門將并守他
門他之上必夾為高樓使善射者居焉女郭馮垣一人
一人守之使重字子五十步一擊因城中里為八部部
一吏吏各從四人以行衢術及里中里中父老小不舉

守之事及會計者分里以為四部部一長以苛往來不以時行行而有他異者以得其姦吏從卒四人以上有分者大將必與為信符大將使人行守操信符信不合及號不相應者伯長以上輙止之以聞大將當止不止及從吏卒縱之皆斬諸有罪自死罪上皆還父母妻子同産諸男女有守於城上者什六弩四兵丁女子老少人一矛卒有驚事中軍疾擊鼓者三城上道路里中巷街皆無得行行者斬女子到大軍令行者男子行左女

子行右無並行皆就其守不從令者斬離守者三日而一猗而所以備姦也里缶與皆守宿里門吏行其部至里門缶與開門内吏與行父老之守及窮巷間無人之處姦民之所謀為外心罪車裂缶與父老及吏主部者不得皆斬之除又賞之黄金人二鎰大將使使人行守長夜五循行短夜三循行四面之吏亦皆自行其守如大將之行不從令者斬諸竈火為井火突高出屋四尺慎無敢失火失火者斬其端失火以為事者車裂五人

不得斬得之除救火者無敢讙譁及離守絶巷救火者斬其缶及父老有守此巷中部吏皆得救之吏部亟令人謁之大將大將使信人將左右救之部吏失不言者斬諸女子有死罪及坐失火皆無有所失逮其以火為亂事者如法圍城之重禁敵人卒而至嚴令吏民無敢讙囂三最並行相視坐泣流涕若視舉手相探相指相呼相麾相踵相投相擊相靡以身及衣訟駮言語及非令也而視敵動移者斬伍人不得斬得之除五人踰城

歸敵伍人不得斬與伯歸敵隊吏斬與吏歸敵隊將斬歸敵者父母妻子同產皆車裂先覺之除當術需敵離地斬五人不得斬得之除其疾闘却敵於術敵下終不能復上疾闘者隊二人賜上奉而勝圍城周里以上封城將三十里地爲關内侯輔將如今賜上卿丞及吏比於丞者賜爵五大夫官吏豪傑與計堅者守十人及城上吏比五官者皆賜公乘男子有守者爵人二級女子賜錢伍千男女老小先分守者人賜錢千復之三歲無

有所與不租稅此所以勸吏民堅守勝圍也吏卒侍大門中者曹無過二人勇敢為前行伍坐令各知其左右前後擅離署戮門尉晝三閱之莫鼓擊門閉一閱守時令人參之上逋者名鋪食皆於署不得外食守必謹微察視謁者執盾中涓及婦人侍前者志意顏色使令言語之請及上飲食必令人嘗皆非請也擊而請故守有所不悅謁者執盾中涓及婦人侍前者守曰斷之衝之若縛之不如令及後縛者皆斷必時素誡之諸門下朝

夕立若坐各令以年少長相次旦夕就位先佑有功有能其餘皆以次立五日官各上喜戲居處不莊好侵侮人者一諸人士外使者來必合有以執將出而還若行縣必使信人先戒舍室乃出迎門守乃入舍為人下者常司上之隨而行松上不隨下必須隨客卒守主人及以為守衛主人亦守客卒城中戍卒其邑或以下寇謹備之數錄其署同邑者勿令共所守與階門吏為符符合人勞符不合牧守言若上城者衣服他不如令者宿

鼓在守大門中莫令騎若使者操節閉城者皆以執毚昏鼓鼓十諸門亭皆閉之行者斷必擊問行故乃行其罪晨見掌文鼓縱行者諸城門吏各入請籥開門已輒復上籥有符節不用此令寇至樓鼓五有周鼓雜小鼓乃應之小鼓五後從軍斷命必足畏賞必足利令必行令出輒人隨省其可行不行號夕有號失號斷為守備程而署之曰某程置署街街衢階若門令往來者皆視而放諸吏卒民有謀殺傷其將長者與謀反同罪有能

捕告賜黃金二十斤謹罪非其分職而擅之取若非其所當治而擅治為之斷諸吏卒民非其部界而擅入他部界輒收以屬都司空若候候以聞守不收而擅縱之斷能捕得謀反賣城踰城敵者一人以令為除死罪二人城旦四人反城事父母去者去者之父母妻子悉舉民室材木凡若藺石數署長短小大當舉不舉吏有罪諸卒民居城上者各葆其左右左右有罪而不智也其次伍有罪若能身捕罪人若告之吏皆構之若非伍而

先知他伍之罪皆倍其構賞城外令任城内守任令丞尉亡得入當滿十人以上令丞尉奪爵各二級百人以上令丞尉免以卒戍諸取當者必取寇虜乃聽之募民欲財物粟米以貿易凡器者卒以賈予邑人知識昆弟有罪雖不在縣中而欲為贖若以粟米錢金布帛他財物免出者令許之傳言者十步一人稽留言及乏傳者斷諸可以便事者亟以疏傳言守吏卒民欲言事者亟為傳言請之吏稽留不言請者斷縣各上其縣中豪傑

若謀士居大夫重厚口數多少官府城下吏卒民皆前
後左右相傳保火火發自燔燔曼延燔人斷諸以衆彊
凌弱少及彊奸人婦女以讙譁者皆斷諸城門若亭謹
候視往來行者符符傳疑若無符皆詣縣廷言請問其
所使其有符傳者善舍官府其有知識兄弟欲見之為
召勿令里巷中三老守閭令厲繕夫為荅若他以事者
微者不得入里中三老不得入家人傳令里中有以羽
羽在三所差家人各令其官中失令若稽留令者斷家

有守者治食吏卒民無符節而擅入里巷官府吏三老守閭者失苛心皆斷諸盜守器械財物及相盜者直一錢以上皆斷吏卒民各自大書於傑著之其署同守案其署擅入者斷城上日壹發席蓐令相錯發有匿不言人所挾藏在禁中者斷吏卒民死者輙召其人與次司空葬之勿令得坐泣傷甚者令歸治病家善養予醫給藥賜酒日二升肉二斤令吏數行閭視病有瘳輙造事上詐為自賊傷以辟事者族之事已守使吏身行死傷

家臨戸而悲哀之既去事已塞禱守以令益邑中豪傑力鬭諸有功者必身行死傷者家以弔哀之身見死事之後城圍罷主亟發使者往勞舉有功及死傷者數使爵禄守身尊寵明白貴之令其怨結於敵城上卒若吏各保其左右若欲以城為外謀者父母妻子同産皆斷左右知不捕告皆與同罪城下里中家人皆相葆若城上之數有能捕告之者封之以千家之邑若非其左右乃他伍捕告者封之二千家之邑城禁使卒民不欲寇

徼職和旌者斷不從令者斷非擅出令者斷失令者斷倚戟縣不城上下不與衆等者斷無應而妄讙呼者斷總失者斷譽客内毀者斷離署而聚語者斷聞城鼓聲而伍後上署者斷人自大書版著之其署鄗守必自謀其先後非其署而妄入之者斷離署左右共入他署左右不捕挾私書行請謁及為行書者釋守事而治私家事卒民相盜家室嬰兒皆斷無赦人舉而藉之無符節而横行軍中者斷客在城下因數易其署而無易其養

讐敵少以為衆亂以為治敵攻拙以為巧者斷客主人無得相與言及相藉客射以書無得舉外示内以善無得應不從令者皆斷禁無得舉矢書若以書射寇犯令者父母妻子皆斷身梟城上有能捕告之者賞之黃金二十斤非時而行者唯守及操太守之節而使者守人臨城必謹問父老吏大夫請有怨仇讐不相解者召其人明白為之解之守必自異其人而藉之孤之有以私怨害城若吏事者父母妻子皆斷其以城為外謀者三

族有能得若捕告者以其所守邑小大封之守還授其印尊寵官之令吏大夫及卒民皆明知之豪傑之外多交諸侯者常請之令上通知之善屬之所居之吏上數選具之令無得擅出入連質之術鄉長者父老豪傑之親戚父母妻子必尊寵之若貧人食不能自給食者上食之及勇士父母親戚妻子皆時酒肉必敬之舍之必近太守守樓臨質宮而善周必密塗樓令下無見上上見下下無知上有人無人守之所親舉吏貞廉忠信無

害可任事者其飲食酒肉勿禁錢金布帛財物各自守之慎勿相盜葆宮之墻必三重墻之垣守者皆累瓦釜墻上門有吏主者門里筦閉必須太守之節葆衛必取戍卒有重厚者請擇吏之忠信者無害可任事者令將衛自築十尺之垣周還墻門閨者非令衛司馬門望氣者舍必近太守巫舍必近公社必敬神之巫祝史與望氣者必以善言告民以請報守上守獨知其請而已無與望氣妄為不善言驚恐民斷勿赦度食不足食民各

自占家五種石升數為期其在尊害吏與雜坐會期盡匿不占占悉令吏卒叛得皆斷有能捕告賜什三收粟米布錢金出内畜産皆為平直其賈與主人券書之事已皆各以其賈倍償之又用其賈貴賤多少賜爵欲為吏者許之其不欲為吏而欲以受賜賞爵祿若贖土親戚所知罪人者以令許之其受構賞者令葆官見以與其親欲以復佐上者皆倍其爵賞某縣某里某子家食口二人積粟六百石某里某子家食口十人積粟百石出

粟米有期日過期不出者王公有之有能得若告之賞之什三慎無令民知吾粟米多少守入城先以候為始得輒宮養之勿令知吾守衛之備候者為異官父母妻子皆同其宮賜衣食酒肉信吏善待之候來若復就閒守宮三難外環隅為之樓內環為樓樓入葆宮丈五尺為復道葆不得有室三日一發席蓐略視之布茅宮中厚三尺以上發候必使鄉邑忠信善重士有親戚妻子厚奉資之必重發候為養其親若妻子為異舍無與員

同所給食之酒肉遣他候奉資之如前候反相參審信厚賜之候三發三信重賜之不欲受賜而欲為吏者許之二百石之吏守珮授之印其不欲為吏而欲受構賞祿皆如前有能入深至主國者問之審信賞之倍他候其不欲受賞而欲為利者許之三石之侯扞士受賞賜者守必身自致之其親之其親之所見其見守之任其欲復以佐上者其構賞爵祿罪人倍之士候無過十里居高便所樹表表三人守之北至城者三表與城上烽

燧相望晝則舉烽夜則舉火聞寇所從來審知寇形必
攻論小城不自守通者盡葆其老弱粟米畜產遣卒候
者無過五十人客至堞去之慎無厭建候者曹無過三
百人日暮出之為微職空隊要塞之人所往來者令可
迹者無下里三人平而迹各立其表城上應之候出越
陳表遮坐郭門之外內立其表令卒之少居門內令其
少多無知可也節有驚見寇越陳表城上以麾指之迹
坐擊缶期以戰備從麾所指望舉一垂入竟舉二垂狎

郭舉三垂入舉四垂狎城舉五垂夜以火皆如此去郭百步墻垣樹木小大盡伐除之外空井盡窒之無可得汲也外空窒盡發之木盡伐之諸可以攻城者盡內城中令其人各有以記之事以各其記取之事為之券書其校數當遂校木不能盡內既燒之無令客得而用之人自大書版著之其署忠有司出其所治則從淫之法其罪射務色謾缶淫囂不靜當路尼衆舍事後就踰時不寧其罪射讙囂駴衆其罪殺非上不諫次主凶言其

罪殺無敢有樂器獘騏軍中有則其罪射非有司之令無敢有車馳人趨有則其罪射無敢散牛馬軍中有則其罪射飲食不時其罪射無敢歌哭於軍中有則其罪射令各執罰盡殺有司見有罪而不誅同罰若或逃之亦殺凡將率鬬其衆失法殺凡有司不使去卒吏民聞誓令代之服罪凡戮人於市死上目行謁者待令門外為二曹夾門坐鋪食更無空門下謁者一長守數令人中視其亡者以督門尉與其官長及亡者入中報四人

夾令門内坐二人夾散門外坐容見持兵立前餔食更
上侍者名守室下高樓候者望見乘車若騎卒道外來
者及城中非常者輙言之守守以順城上候城門及邑
吏來告其事者以驗之樓下人受候者言以報守中涓
二人夾散門内坐門常閉鋪食更中涓一長者環守宮
之術衢置屯道各垣其兩傍高丈為埤堄立初雞足置
夾挾視葆食而札書得必謹案視參食者節不法正請
之屯陳垣外術衢街皆樓高臨里中樓一鼓聾竈即有

物故鼓吏至而正夜以火指鼓所城下五十步一厠厠與上同圂請有罪過而可無斷者令杼厠利之

雜守

禽子問曰客衆而勇輕意見威以駭主人薪土俱上以為羊坽積土為高以臨民蒙櫓俱前遂屬之城兵弩俱上為之柰何子墨子曰子問羊坽守耶羊坽者攻之拙者也足以勞卒不足以害城羊坽之政遠攻則遠害近城則近害不至城矢石無休左右趣射蘭為柱後望以固厲吾銳卒慎無使顧守者重下攻者輕云養

勇高奮民心百倍多執數少乃不殆作士不休不能禁禦遂屬之城以禦雲梯之法應之凡待烟衝雲梯臨之法必廣城以禦之曰不足則以木椁之左百步右百步繫下矢石沙炭以雨之薪火水湯以濟之選厲鋭卒慎無使顧賞審行罰以靜為故從之以急無使主慮恚瘛高憤民心百倍多執數賞卒不乃怠衝臨梯皆以衝衝之渠長丈五尺其理者三尺矢長丈二尺渠廣丈六尺其弟丈二尺渠之埀者四尺樹渠無傅葉五寸梯渠十

丈一梯渠答大數里二百五十八渠答百二十九諸外
道可要塞以難寇其甚害者為築三亭亭三隅織女之
令能相救諸距阜山林溝瀆丘陵阡陌郭門若閻術可
要塞及為微職可以迹知往來者少多及所伏藏之處
葆民先舉城中官府民宅室署小大調處葆者或欲從
兄弟知者許之外宅粟米畜產財物諸可以佐城者送
入城中事即急則使積門內候無過五十冠至隨葉去
唯弇逮民獻粟米布帛金錢牛馬畜產皆為置平賈與

主券書之使人各得其所長天下事當爲其分職天下事得皆其所喜天下事備强弱有數天下事具矣築郵亭者圜之高三丈以上令侍殺爲辟梯梯兩臂長三尺連門三尺報以繩連之槧再雜爲縣梁聾竈亭一鼓寇烽驚烽亂烽傳火以次應之至主國止其事急者引而上下之烽火以舉輒五鼓傳又以又屬之言寇所從來者少平旦弇還去來屬次烽勿罷望見寇舉一烽入境舉二烽射妻舉三烽一藍郭會舉四烽二藍城會舉五

烽五藍夜以火如此數守烽者事急日暮出之令皆為微職距阜山林皆令可以迹平明而迹無迹各立其表下城之應候出置田表斥坐郭內外立旗幟卒半在內令多少無可知即有驚舉孔表見寇舉收表城上以麾指之斥步鼓整旗旗以備戰從麾所指田者男子以戰備從斥女子亟走入即見放到傳到城正守表者三人更立摇表而望守數令騎若吏行旁視有以知為所為其曹一鼓望見寇鼓傳到城止升食終歲三十六石參

食終歲二十四石四食終歲十八石五食終歲十四石升六石終歲十二石升食食五升參食食參升四食食二升半五食食二升六食食一升大半日再食救死之時日二升者二十日日三升者三十日日四升者四十日如是而民免於九十日之約矣寇近亟收諸雜鄉金器若銅鐵及他可以左守事者先舉縣官室居官府不急者材之大小長短及凡數即急先發寇薄發屋伐木雖有請謁勿聽入柴勿積魚鱗簪當隊令易取也材木

不能盡入者燔之無令寇得用之積木各以長短大小惡美形相從城四面外各積其内諸木大者皆以為闗鼻乃積聚之城守司馬以上父母昆弟妻子有質在主所乃可以堅守署都司空大城四人候二人縣候面一亭尉次司空亭一人吏侍守所者財足廉信父母昆弟妻子有在葆宫中者乃得為侍吏諸吏必有質乃得任事守大門者二人夾門而立令行者趍其外各四戟夾門立而其人坐其下吏曰五閲之上逋者名池水廉有

要有害必為疑人令往來行夜者射之謀其疏者墻外水中為竹箭箭尺廣二步剪于下水五寸雜長短前外廉三行外外鄉內亦內鄉三十步一弩廬廬廣十尺袤丈二尺隊有急極急發其近者往佐其次襲其處守節出入使主節必疏書署其情令若其事而須其還報以劒驗之節出使所出門者輒言節出時摻者名百步一隊閤通守舍相錯穿室治復道為築墉墉善其上先行德計謀合乃入葆葆入守無行城無離舍諸守者審知

甲城淺池而錯守焉晨暮卒歌以為度用人少易守取
疏令民家有三年蓄蔬食以備湛旱歲不為常令邊縣
豫種畜芫芸烏喙袾葉外宅溝井可寘塞不可置此其
中安則示以危危示以安寇至諸門戶令皆鑿而類竅之
各為二類一鑿而屬繩繩長四尺大如指寇至先殺牛
羊雞狗烏雁收其支革筋角脂齗羽䘏皆剥之吏橝桐
㫷為鐵錍厚簡為衡柱事急卒不可遠令掘外宅林謀
多少若治城原闕為擊三隅之重五斤已上諸林木渥

水中無過一筏塗茅屋若積薪者厚五寸已上吏各舉其步界中財物可以左守備者上有讒人有利人有惡人有善人有長人有謀士有勇士有巧士有使士有内人者外人者有善人者有善門人者守必察其所以然者應名乃内之民相惡若議吏吏所解皆禮書藏之以須告之至以參驗之睨者小五尺不可卒者為署吏令給事官府若舍藺石厲矢諸林器用皆謹部各有積分數為解車以枱城矣以軺車輪軲廣十尺轅長丈為三

輻廣六尺為板箱長與轅等四高尺善蓋上治中令可載矢子墨子曰凡不守者有五城大人少一不守也城小人衆二不守也人衆食寡三不守也市去城遠四不守也畜積在外富人在虛五不守也率萬家而城方三里

趙簡子圍衛之郛郭犀楯犀櫓立於矢石之所及鼓之而士不起簡子投枹曰烏乎吾之士數弊也行人燭過免胄而對曰臣聞之亦有君之不能耳士無弊者昔者

吾先君獻公并國十七服國三十八戰十有二勝是民之用也獻公沒惠公即位淫衎暴亂身好玉女秦人來侵去絳七十里亦是人之用也惠公沒文公授之圍衛取鄴城濮之戰五敗荆人取尊名於天下亦此人之用也亦有君不能耳士無獘也簡子乃去楯櫓立矢石之所及鼓之而乘士之戰大勝簡子曰與吾得革車千乘不如聞行人燭過之一言也或曰行人未有以説也乃道惠公以此人是敗文公以此人是霸未有所以用人

也簡子未可以速去楯櫓也嚴親在圍輕犯矢石孝子之所以愛親也孝子愛親百數之一也今以為身處危而人尚可戰是欲以百族之子於愛上皆如孝子之愛親也是行人之誣也好利惡害夫人之所有也賞厚而信人輕敵矣刑重而必人不北矣長行徇上數百不一人喜利畏罪人莫不然將衆者不出乎莫不然之數而道乎百無一人之行行人未知用衆之道也

甘茂攻宜陽三鼓之而卒不上秦之右將有尉對曰公

不論兵必大困甘茂曰我羇旅而得相秦者我以宜陽餌王今攻宜陽而不拔公孫衍樗里疾挫我於内而公仲以韓窮我於外是我伐之日已請明日鼓之而不可下因以宜陽之郭為墓於是出私金以益公賞明日鼓之而宜陽拔

田單者齊諸田疏屬也湣王時單為臨淄市掾不見知及燕使樂毅伐破齊齊湣王出奔已而保莒城燕師長驅平齊而田單走安平令其宗人盡斷其車軸末而傅

鐵籠已而燕軍攻安平城壞齊人走爭塗以轊折車敗為燕所虜唯田單宗人以鐵籠故得脫東保即墨燕既盡降齊城唯獨莒即墨不下燕軍聞齊王在莒并兵攻之淖齒既殺湣王于莒因堅守距燕軍數年不下燕引兵東圍即墨即墨大夫出與戰敗死城中相與推田單曰安平之戰田單宗人以鐵籠得全習兵立以為將軍以即墨距燕頃之燕昭王卒惠王立與樂毅有隙田單聞之乃縱反間于燕宣言曰齊王已死城之不拔者二

耳樂毅畏誅而不敢歸以伐齊為名實欲連兵南面而王齊齊人未附故且緩攻即墨以待其事齊人所懼唯恐他將之來即墨殘矣燕王以為然使騎劫代樂毅樂毅因歸趙燕人士卒忿而田單乃令城中食必祭其先祖于庭飛鳥悉翔舞城中下食燕人怪之田單因宣言曰神來下教我乃令城中人曰當有神人為我師有一卒曰臣可以為師乎因反走田單乃起引還東鄉坐師事之卒曰臣欺君誠無能也田單曰子勿言也因師之

每出約束必稱神師乃宣言曰吾唯懼燕軍之劓所得齊卒置之前行與我戰即墨敗矣燕人聞之如其言城中人見齊諸降者盡劓皆怒堅守唯恐見得單又縱反閒曰吾懼燕人掘吾城外冢墓僇先人可為寒心燕軍盡掘冢墓燒死人即墨人從城上望見皆涕泣共欲出戰怒自十倍田單知士卒之可用乃身操版插與士卒分功妻妾編於行伍之閒盡散飲食享士令甲卒皆伏使老弱女子乘城遣使約降于燕燕軍皆呼萬歲田單

又收民金得千鎰令即墨富豪遺燕將曰即墨即降願無虜掠吾族家妻妾令安堵燕將大喜許之燕軍由此益懈田單乃收城中得千餘牛為絳繒衣畫以五綵龍文束兵刃于其角而灌脂束葦于尾燒其端鑿城數十穴夜縱牛壯士五千人隨其後牛尾熱怒而奔燕軍燕軍夜大驚牛尾炬火光明炫燿燕軍視之皆龍文所觸盡死傷五千人因銜枚擊之而城中鼓譟從之老弱皆擊銅器為聲聲動天地燕軍大駭敗走齊人遂夷殺其

將騎刼燕軍擾亂奔走齊人追亡逐北所過城邑皆畔燕而歸田單兵日益多乘勝燕日敗亡卒至河上而齊七十餘城皆復為齊乃迎襄王於莒入臨菑而聽政襄王封田單號曰安平君 太史公曰兵以正合以奇勝善之者出奇無窮奇正還相生如環之無端夫始如處女適人開戶後如脫兎適不及距其田單之謂邪

晉明帝時陳光上疏請伐吳詔令攻壽陽蔡謨上疏今壽陽城小而固自壽陽至琅邪城壁相望其間遠者

裁百餘里一城見攻衆城必救且王師在路五十餘日劉仕一軍早已入淮又遣數部北取堅壁大軍未至聲息久聞而賊之郵驛一日千里河北之騎足以來赴非惟隣城相救而已夫以白起韓信項籍之勇猶發梁焚舟背水而陣今欲停船水渚引兵造城前對堅敵顧臨歸路此兵法之所誡也若進攻未拔胡騎卒至懼桓子不知所為而舟中之指可掬今征軍五千皆王都精鋭之衆又光為左衛遠近聞之名為殿中之軍宜令所向

有征無戰而頓之堅城之下勝之不武不勝為笑今以
國之上駟摯寇之下邑得之則利薄而不足損敵失之
則害重而足以益寇懼非策之長者臣愚以為閫寇而
致討賊退而振旅於事無失不勝管見謹冐陳聞
魏世祖將入寇大獵於梁川宋文帝聞之敕淮泗諸郡
若魏寇小至則各堅守大至則拔民歸壽陽邉戍偵候
不明魏主自將步騎千萬奄至南頓太守鄭琨潁川太
守郭道隱並棄城走是時豫州刺史王鑠鎮壽陽遣左

軍陳憲守懸瓠城中戰士不滿千人魏主圍之魏人晝夜攻懸瓠多作高樓臨城以射之矢下如雨城中負戶以汲施大鉤於衝車之端以牽樓堞壞其南城陳憲內設女墻外立木柵以拒之魏人塡塹肉薄登城短兵相接憲銳氣愈奮戰士無不一當百殺傷萬計城中死者亦過半魏主攻懸瓠四十二日帝遣南平內史臧質詣壽陽與安蠻司馬劉康祖共將兵救懸瓠魏主遣殿中尚書乞地真逆拒之質等擊斬乞地真魏主引兵還

魏人過山陽不敢留因攻盱眙世祖就臧質求酒質封
溲便與之魏主怒築長圍一夕而合運東山土石以塡
塹作浮橋於君山絶水陸道魏主遺質書曰吾今所遣
鬬兵盡非我國人城東北是丁零與胡南是氐羌設使
丁零死正可減常山趙郡賊胡死減并州賊氐羌死減
關中賊卿若殺之無所不利質復書曰寡人受命相滅
期之白登師行未遠爾自送死豈容復令爾生全饗有
桑乾哉我本不圖全若天地無靈力屈於爾齏之粉之

屠之裂之猶未足以謝本朝爾智識及衆力豈能勝苻
堅耶今春雨已降兵方四集爾但安意攻城勿遽走糧
食乏者可見語當出廪相貽得所送劒刀欲令我揮之
爾身耶魏主大怒作鐵牀於其上施鐵鑱曰破城得質
當坐之此上魏人以鉤車鉤城樓城内繫以彄絙數百
人唱呼引之車不能退既夜縋桶懸卒出截其鉤獲之
明日又以衝車攻城城土堅密每至頹落不過數升魏
人乃肉薄登城分番相代墜而復升莫有退者殺傷萬

計尸與城平凡攻之三旬不拔會魏軍中多疾疫或告以建康遣水軍自海入淮又敕彭城斷其歸路魏主燒攻具退走盱眙人欲追之沈璞曰今兵不多雖可固守不可出戰但整一楫示若欲北渡者以速其走計不須實行也臧質以璞城主使之上露板璞固辭歸功於質

魏王嘉與劉昶冦壽陽步騎號二十萬齊豫州刺史垣崇祖集文武議之欲治外城堰肥水以自固皆曰昔佛貍入冦南平王士卒完盛數倍於今猶以郭大難守退保

內城且自有肥水未嘗堰也恐勞而無益崇祖曰若棄外城虜必據之外修樓櫓內築長圍則坐成擒矣守郭築堰是吾不諫之策也乃於城西北堰肥水堰北築小城周為深塹使數千人守之曰虜見城小以為一舉可取必悉力攻之以謀破堰吾縱水衝之皆為流尸矣魏人果蟻附攻小城崇祖著白紗帽肩輿上城晡時決堰下水魏攻城之衆漂墜塹中人馬溺死以千數魏師退走

東魏丞相高歡攻玉壁晝夜不息魏韋孝寛隨機拒之城中無水汲於汾歡使移汾一夕而畢歡於城南起土山欲乘之以入城上先有二樓孝寛縛木接之令常高於土山以禦之歡使告之曰雖爾縛樓至天我當穿地取爾乃鑿地為十道又用術士李業興孤虛法聚攻其北北天險也孝寛掘長塹邀其地道選戰士屯塹上每穿至塹戰士輒擒殺之又於塹外積柴貯火敵有在地道内者塞柴投火以皮排吹之一鼓皆焦爛敵以攻車

撞城車之所及莫不摧毁無能禦者孝寛縫布爲幔隨其所向張之布既懸空車不能壞敵又縛松麻於竿灌油加火以燒布并欲焚樓孝寛作長鉤利其刃火竿將至以鉤遥割之松麻俱落敵又於城四面穿地爲二十道其中施梁柱縱火燒之柱折城崩孝寛隨崩處竪木栅以扞之敵不得入城外盡攻擊之術而城中守禦有餘孝寛又奪據其土山歡無如之何乃使倉曹參軍祖珽説之曰君獨守孤城而西方無救恐終不能全何不

降也孝寬報曰我城池嚴固兵食有餘攻者自勞守者常逸豈有旬朔之間已須救援適憂爾衆有不返之危孝寬關西男子必不為降將軍也東魏苦攻凡五十日士卒戰及病死者七萬人共為一冢歡智力皆困因而發疾有星墜歡營中士卒驚懼解圍去

唐玄宗時尹子奇復引兵攻睢陽張巡謂將士曰吾受國恩所守正死耳但念諸君捐軀力戰而賞不酬勳以此痛心耳將士皆激厲請奮巡乃椎牛饗士盡軍出戰

賊望見兵少笑之巡執旗帥諸將直衝賊陣賊乃大潰明日賊合軍至城下巡出戰晝夜數十合屢摧其鋒而賊攻圍益急巡于城中夜鳴鼓嚴隊若將出擊者賊聞之達旦儆備既明巡乃寢兵絕鼓賊以飛樓瞰城中無所見遂解甲休息巡與南霽雲雷萬春等十餘將各將五十騎開門突出直衝賊營斬賊將五十餘人巡欲射子奇而不識刻蒿為矢中者喜謂巡矢盡走白子奇乃得其狀使霽雲射之中其左目幾獲之子奇乃走　子

奇復徵兵數萬攻睢陽城中食盡將士人廪米日一合雜以茶紙樹皮為食饋救不至士卒消耗至千六百人皆饑病不堪鬬遂為賊所圍張巡乃修守具賊為雲梯勢如半虹置精卒二百於其上推之臨城欲令勝入巡預于城潛鑿三穴候梯將至一穴中出大木末置鐵鉤鉤之使不得退一穴中出一木柱之使不得進一穴中出一木末置鐵籠盛火焚之賊又以鉤車鉤城上棚閣巡以木末置連鏁大鐶拔其鉤而截之賊又造木驢攻

城巡鎔金汁灌之賊又以土囊積柴爲磴道欲登城巡潛以松明乾蒿投之積十餘日使人順風持火焚之巡之所爲皆應機立辦賊服其智不敢復攻遂以城外穿三重壕立木棚以守巡巡亦于其内作壕以拒之士卒死傷之餘纔六百人時許叔冀在譙郡尚衡在彭城賀蘭進明在臨淮皆擁兵不救城中日蹙巡乃令南霽雲犯圍而出告急于臨淮進明愛霽雲勇士具食延之霽雲泣曰睢陽之人不食月餘矣霽雲雖欲獨食且不下

咽大夫坐擁強兵曾無分災救患之意豈忠臣義士之所為乎因囓落一指以示進明曰霽雲既不能達主將之意請留一指以示信歸報座中皆為泣下霽雲去至寧陵與城使廉坦同將步騎三千人且戰且行至下大戰壞賊營死傷之外僅得千人入城城中將吏知無救皆慟哭賊圍益急

賊將武令珣田承嗣攻山南東道節度使魯炅于南陽城中食盡餓死者相枕藉玄宗遣宦官曹日昇往宣慰圍急不得

入日昇請單騎入城襄陽太守魏仲犀不許會顔真卿自河北至曰曹將軍不顧萬死以致帝命何為沮之借使不達不過亡一使者達則一城之心固矣日昇與十騎皆往賊不敢逼城中大喜炅在圍中凡周歲晝夜苦戰力竭不能支夜開城帥餘兵數千突圍奔襄陽承嗣追之轉戰二日不克而還時賊欲南侵江漢賴炅扼其衝要南夏得全

朱泚黨所據惟長安城出戰屢敗泚以為憂乃急攻奉天造雲梯高廣數丈上容壯士五百人城中洶懼渾瑊

迎其所來鑿地道積薪蓄火以待之賊攻南城韓游瓌引兵嚴備東北賊果併兵攻之推雲梯上施濕氊懸水囊火炬矢石所不能傷賊已登城者上與渾瑊對泣羣臣惟仰首祝天上以無名告身千餘通授瑊使募敢死士禦之時士卒凍餒又乏甲冑瑊撫諭之激以忠義皆鼓譟力戰瑊中流矢進戰不輟會雲梯輾地道輪陷不能前却火從地出須臾灰燼賊乃引退於是三門出兵太子督戰賊徒大敗李懷光引兵西先遣兵馬使張韶

齎臘表間行至奉天值賊方攻城驅使塡塹得間入城代宗大喜城中歡聲如雷懷光亦敗泚兵于醴泉泚遂遁歸長安衆以為懷光復三日不至則城不守矣

杜牧守論　往年兩河盜起屠囚大臣劫戮二千石國家不議誅迺束兵自守反修大歷貞元故事而行姑息之政是使逆輩益横終唱患禍故收作守論　厥今天下何如哉干戈朽鐵鉞鈍含弘混貸煦育逆孽殆為故常而執事大人曾不歷算周思以為宿謀方且嵬岸抑

揚自以為廣大繁昌莫已若也嗚呼其不知乎其侯塞
頓顛傾而後為之支計乎且天下幾里列郡幾所而自
河以北蟠城數百金堅蔓織角奔為寇伺吾人之顱顙
天時之不利則將與朋伍羅絡郡國將駭亂吾民於掌
股之上耳今者及吾之壯不圖擒取而乃處恬逸第第
相付以為後世子孫背脅疽根比復何也今之議者咸
曰夫倔強之徒吾以良將勁兵為衛策高位美爵充飽
其腸安而不撓外而不拘亦猶豢擾虎狼而不拂其心

則怨氣不萌此大歷貞元所以守邦也亦何必疾戰焚煎吾民然後以為快也愚曰大歷貞元之間適以此為禍也當是之時有城數十千百卒夫則朝廷待之貸以法故於是乎闊視大言自樹一家破制削法角為尊奢天下養威而不問有司守恬而不呵王侯通爵越錄受之覲聘不來几杖扶之逆息虜胥皇子嬪之裴緣綵飾無不備之是以地益廣兵益強僭擬益甚侈心益昌於是土田名器分劃大盡而賊夫貪心未及畔岸遂有淫

名越號或帝或王盟詛自立恬淡不畏走兵四畧以飽其志者也是以趙魏燕齊卓起大倡梁蔡吴蜀躡而和之其餘混澒軒囂欲相效者往往而是運遭孝武宵旰不忘前英後傑夕思朝議故能大者誅鋤小者惠來不然周秦之郊幾為犯獵哉大抵生人油然多欲欲而不得則怒怒則争亂隨之是以教笞於家刑罰於國征伐於天下此所以裁其欲而塞其争也大歷貞元之間盡反此道提區區之有而塞無涯之争是以首尾指支幾

不能相運掉也今者不知此非而反用以為經愚見為盜者非止於河北而已嗚呼大歷貞元守郡之術永戒之哉

黄巢使其驍將孟楷將萬人擊蔡州秦宗權逆戰而敗遂稱臣於巢初陳州刺史趙犨謂將佐曰巢不死長安必東走陳其衝也不可不為之備乃完城塹繕甲兵積芻粟六十里之内民有資糧者悉徙之入城多募勇士使子弟分將之楷果移兵擊陳犨先示之弱伺其無備

襲擊殺獲殆盡擒梏斬之巢聞之怒與宗權合兵圍之
掘塹五重百道攻之陳人大恐犨諭之曰忠武素著義
勇陜州號爲勁兵况吾家久食陳禄誓與此州存亡且
徇國而死不愈於臣賊而生乎有異議者斬數引鋭兵
開門擊賊破之巢益怒營於州北爲持久之計時民間
無積聚賊掠人爲糧置舂磨寨
後梁吴王遣使遺契丹主以猛火油曰攻城以此油然
火焚樓櫓敵以水沃之火愈熾契丹主大喜即選騎三

萬欲攻幽州述律后哂之曰豈有試油而攻一國乎因指帳前樹謂契丹主曰此樹無皮可以生乎契丹主曰不可述律后曰幽州城亦猶是矣吾但以三千騎伏其旁掠其四野使城中無食不過數年城自困矣何必如此躁動輕舉萬一不勝為中國笑吾部落亦解體矣契丹主乃止

後唐王都據定州守備固伺察嚴諸將屢有謀翻城應官軍者皆不果明宗遣使者促王晏球攻城晏球與使

者聯騎巡城指之曰城高峻如此借使主人聽外兵登城亦非梯衝所及徒多殺精兵無損於賊如此何為不若食三州之租愛民養兵以俟之彼必內潰明宗從之

燕慕容恪圍段龕於廣固諸將請急攻之恪曰用兵之勢有宜緩者有宜急者不可不察若彼我勢敵外有強援恐有腹背之患則攻之不可不急若我彊彼弱無援於外力足制之者當羈縻守之以待其斃兵法十圍五攻正謂此也龕兵尚衆未有離心今憑阻堅城上下戮

力我盡銳攻之計亦或可拔然殺吾士卒必多矣自有事中原兵不𡚁休吾每念之夜而忘寐奈何輕用其死乎要在取之不必求攻之速也諸將皆曰非所及也軍中聞之人人感悅於是為高墻深壍以守之齊民爭運糧以饋燕軍龎嬰城自守樵采路絶城中人相食龎悉衆出戰遂破之於圍裏於是城中氣沮莫有固志龎面縛出降悉定齊地

後漢郭威以諸將議攻討諸將欲先取長安鳳翔鎮國

節度使扈彦珂曰今三叛連衡推守貞為主守貞亡則
兩鎮自破矣若捨近而攻遠萬一王趙拒吾前守貞掎
吾後此危道也威善之於是威自陜州白文珂劉詞自
同州常思自潼關三道攻河中威撫養士卒與同苦樂
小有功輙厚賞之微有傷常親視之士無賢不肖有所
陳啟皆温辭色而受之違忤不怒小過不責由是將卒
咸歸心焉始李守貞以禁軍皆嘗受其恩施謂其至則
叩城奉迎已而士卒新受賜于郭威皆忘守貞舊恩至

城下揚旗伐鼓踊躍詬譟守貞視之失色諸將欲急攻城威曰守貞前朝宿將徤鬬好施屢立戰功況城臨大河樓堞完固未易輕也且彼馮城而鬬吾仰而攻之何異師士卒投湯火乎不若且設長圍而守之吾洗兵牧馬坐食轉輸俟城中無食然後進梯衝以逼之飛書檄以招之彼之將士脫身逃死父子且不相保況烏合之衆乎思綰景崇但分兵以縻之不足慮也乃發民夫二萬使白文珂帥之刳長壕築連城列隊伍而圍之又謂

諸將曰守貞有輕我心故敢反正宜靜以制之乃偃旗
仆鼓但循河設火鋪連延數千里番步卒以守之遣水
軍艤舟於岸寇有潛往來者無不擒之於是守貞如坐
網中矣
宋高宗時張浚聞金人入德順軍乃退保興州時輜重
焚棄將士散亡惟親兵千餘自隨人情大沮或請徙治
夔州參軍事劉子羽叱之曰孺子可斬也四川全盛敵
欲入侵久矣直以川口有鐵山棧道之險未敢遽窺爾

今不堅守縱使深入而吾假處夔峽遂與關中聲援不
相聞進退失計悔將何及今幸敵方肆掠未逼近郡宣
司但當留駐興州外繫關中之望内安全蜀之心急遣
官屬出關呼召諸將收集散亡分布隘險堅壁固壘觀
釁而動庶幾可以補前愆耳浚然其言而諸參佐無敢
行者子羽請即奉命乃單騎至秦州召諸亡將時諸將
不知宣司所在及聞命大喜悉以其衆來會凡十餘萬
人軍勢復振子羽因請遣吳玠聚兵阨險于鳳翔大散

關東之和尚原以斷敵來路關師古等聚熈河兵于岷州大潭孫偓賈世方等聚涇原鳳翔兵于階成鳳三州以固蜀口金人知有備遂引去

寧宗時孟宗政權棗陽初賑事一㤅僕犯新令立斬之軍民股栗於是築隄積水修治城堞簡閱軍士至是完顏薩布擁步騎圍城宗政與扈再興合兵角敵歷三月大小七十餘戰宗政身先士卒金人戰輙敗忿甚周城開濠控兵列濠外飛鋒鏑以絢鈐自礬鈐響則大吠宗

政厚募壯士乘間突擊金人不能支盛兵薄城宗政隨方力拒隨州守許國援師至白水鼓聲相聞宗政率諸將出戰金人奔潰　金帥完顏額爾克擁步騎傅城孟宗政囊糠盛沙以覆樓棚列甕潴水以隄火募砲手擊之一砲輒殺數人金人選精騎二千號弩手擁雲梯天橋先登又募鑿銀鑛石工晝夜掏城運茆葦直抵圈樓下欲焚樓宗政先燬樓掘深坑防地道刱戰棚防城損穿穿才透即施毒烈火鼓鞴以薰之金人窒以濕氈析路

以劄土城頹樓陷宗政撤樓益薪架火山以絶其路列勇士以長鎗勁弩備其衝距樓陷所數丈築偃月城翼傅正城金人摘彊兵被厚鎧氊衫鐵面而前又濕氊濡草蒙火山擁雲梯徑抵西北團樓登城城中軍以長戈舂其喉殺之敢勇軍自下夾擊金兵墜死燎焰金人連不得志曾尼再興許國兩道並進掠唐鄧境焚其城柵糧儲金頓兵棗陽城下八十餘日趙方知其氣已竭乃召國再興還併東師隸于再興剋期合戰再興敗金人

于滚河又敗之城南宗政自城中出擊內外合勢士氣大振賈勇入金營自晡至三更殺其衆三萬金人大潰額爾克巢騎遁獲其𦙍糧器甲不可勝計追金人至馬磴寨焚其城入鄧州而還金人自是不敢窺襄漢棗陽中原遺民來歸以萬數宗政發廩贍之給田刱屋與居籍其勇壯號忠順軍俾出沒唐鄧間宗政由是威振境外金人呼為孟爺爺

經濟類編卷六十三